

给青年诗人的信

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 著

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

Rainer Maria Rilke

冯至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给青年诗人的信

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 著

冯至 译

ISBN 7-5327-3132-9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2005年·上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青年诗人的信/里尔克(Rilke, Rainer Maria)著;冯至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5.10

ISBN 7-5327-3484-6

I. 给... II. ①里...②冯...
III. 散文—现代 IV. I 516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45775号

RAINER MARIA RILKE
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

本书根据岛屿出版社1929年德文版译出

© Rainer Maria Rilke, 1929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by Insel Verlag, Leipzig.

给青年诗人的信
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

RAINER MARIA RILKE
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 著
冯至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
易文网: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25 插页4 字数55,000
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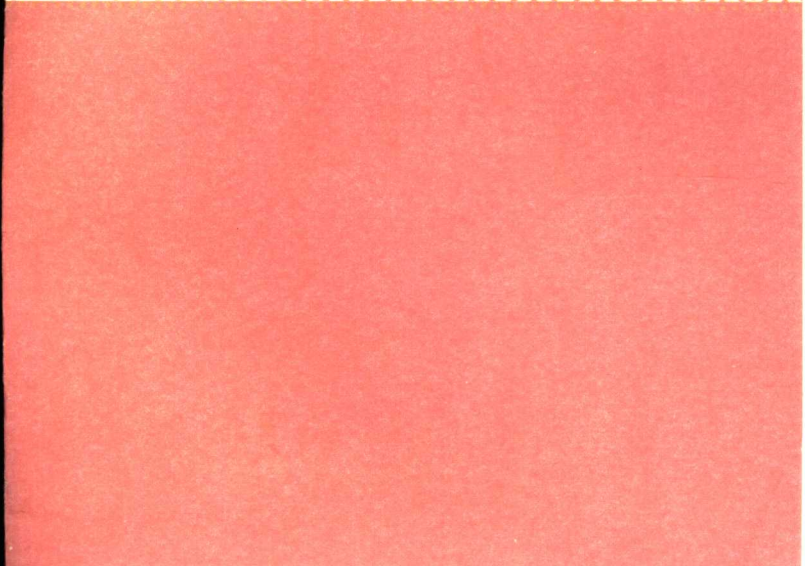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7-3484-6/I·2012
定价: 1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拥有,未经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若存在缺页、错装或损坏等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Rainer Maria Rilke

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（1875—1926），出生于布拉格，德语诗人，著有诗集《杜伊诺哀歌》、《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》和小说《马尔特·劳利兹·布里格随笔》等。



目 录

㊦ 引 言 ㊦

1

㊦ 第 一 封 信 ㊦

5

㊦ 第 二 封 信 ㊦

11

㊦ 第 三 封 信 ㊦

15

㊦ 第 四 封 信 ㊦

21

㊦ 第 五 封 信 ㊦

29

㊦ 第 六 封 信 ㊦

33

㊦ 第 七 封 信 ㊦

39

㊦ I ㊦

※ 第八封信 †

49

※ 第九封信 †

59

※ 第十封信 †

63

附录

※ 重印前言 †

69

※ 译者序 †

73

※ 里尔克 †

78

※ 论“山水” †

85

※ 马尔特·劳利兹·布里格随笔（摘译） †

93

※ 里尔克的诗 †

105

※ II †

引言

一九〇二年的深秋——我在维也纳新城陆军学校的校园内，坐在古老的栗树下读着一本书。我读时是这样专心，几乎没有注意到，那位在我们学校中惟一不是军官的教授、博学而慈祥的校内牧师荷拉捷克^①是怎样走近我的身边。他从我的手里取去那本书，看看封面，摇摇头。“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^②的诗？”他沉思着问。随后他翻了几页，读了几行，望着远方出神，最后才点头说道：“勒内·里尔克从陆军学生变成一个诗人了。”

^① Horacek。

^② Rainer Maria Rilke (1875 - 1926)，布拉格出生的德语诗人；少时名勒内(René)。

于是我知道一些关于这个瘦弱苍白的儿童的事，十五年前他的父母希望他将来做军官，把他送到圣坡尔腾^①的陆军初级学校读书。那时荷拉捷克在那里当牧师，他还能清清楚楚想得起这个陆军学生。他说他是一个平静、严肃、天资很高的少年，喜欢寂寞，忍受着宿舍生活的压抑，四年后跟别的学生一齐升入梅里史·外司克尔心^②地方的陆军高级中学。可是他的体格担受不起，于是他的父母把他从学校里召回，教他在故乡布拉格继续读书。此后他的生活是怎样发展，荷拉捷克就不知道了。

按照这一切很容易了解，这时我立即决定把我的诗的试作寄给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，请他批评。我还没有满二十岁，就逼近一种职业的门槛，我正觉得这职业与我的意趣相违，我希望，如果向旁人去寻求理解，就不如向这位《自庆》^③的作者去寻求了。我无意中在寄诗时还附加一封信，信上自述是这样坦白，我在这以前和以后从不曾向第二个人做过。

几个星期过去，回信来了。信上印着巴黎的戳

① Sankt-Polten, 奥地利古城。

② Mährisch-Weiskirchen, 位于捷克境内。

③ *Mir zur Feier*, 里尔克早年诗集，一八九九年出版。

记，握在手里很沉重；从头至尾写着与信封上同样清晰美丽而固定的字体。于是我同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开始了不断的通讯，继续到一九〇八年才渐渐稀疏，因为生活把我赶入了正是诗人的温暖、和蔼而多情的关怀所为我防护的境地。

这些事并不关重要。重要的是下边的这十封信，为了理解里尔克所生活所创造的世界是重要的，为了今日和明天许多生长者和完成者也是重要的，一个伟大的人、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，小人物必须沉默。

弗兰斯·克萨危尔·卡卜斯^①

一九二九年六月 柏林

^① Franz Xaver Kappus (1883-1966)，奥地利军官，诗人。

第一封信

巴黎，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七日

尊敬的先生：

你的信前几天才转到我这里。我要感谢你信里博大而亲爱的信赖。此外我能做的事很少。我不能评论你的诗艺；因为每个批评的意图都离我太远。再没有比批评的文字那样同一件艺术品隔膜的了；同时总是演出来较多或较少的凑巧的误解。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；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，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；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，它们是神秘的生存，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。

我既然预先写出这样的意见，可是我还得向你说明，你的诗没有自己的特点，自然暗中也静静地潜伏着向着

个性发展的趋势。我感到这种情形最明显的是在最后一首《我的灵魂》里，这首诗字里行间显示出一些自己的东西。还有在那首优美的诗《给雷渥琶地^①》里也洋溢着一种同这位伟大而寂寞的诗人精神上的契合。虽然如此，你的诗本身还不能算什么，还不是独立的，就是那最后的一首和《给雷渥琶地》也不是。我读你的诗感到有些不能明确说出的缺陷，可是你随诗寄来的亲切的信，却把这些缺陷无形中给我说明了。

你在信里问你的诗好不好。你问我。你从前也问过别人。你把它们寄给杂志。你把你的诗跟别人的比较；若是某些编辑部退回了你的试作，你就不安。那么（因为你允许我向你劝告），我请你，把这一切放弃吧！你向外看，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。没有人能给你出主意，没有人能够帮助你。只有一个惟一的方法。请你走向内心。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，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心的深处；你要坦白承认，万一你写不出来，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。这是最重要的：在你夜深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：我必须写吗？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

^① Giacomo Leopardi (1798-1837)，意大利诗人；今译莱奥帕尔迪。

答复。若是这个答复表示同意，而你也能够以一种坚强、单纯的“我必须”来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，那么，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；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寻常最细琐的时刻，都必须是这个创造冲动的标志和证明。然后你接近自然。你要像一个原人似的练习去说你所见、所体验、所爱、以及所遗失的事物。不要写爱情诗；先要回避那些太流行、太普通的格式：它们是最难的；因为那里聚有大量好的或是一部分精美的流传下来的作品，从中再表现出自己的特点则需要一种巨大而熟练的力量。所以你要躲开那些普遍的题材，而归依于你自己日常生活呈现给你的事物；你描写你的悲哀与愿望，流逝的思想与对于某一种美的信念——用深幽、寂静、谦虚的真诚描写这一切，用你周围的事物、梦中的图影、回忆中的对象表现自己。如果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贫乏，你不要抱怨它；还是怨你自己吧，怨你还不够做一个诗人来呼唤生活的宝藏；因为对于创造者没有贫乏，也没有贫瘠不关痛痒的地方。即使你自己是在一座监狱里，狱墙使人世间的喧嚣和你的官感隔离——你不还永远据有你的童年吗，这贵重的富丽的宝藏，回忆的宝库？你望那方面多多用心吧！试行拾捡起过去久已

消沉了的动人的往事；你的个性将渐渐固定，你的寂寞将渐渐扩大，成为一所朦胧的住室，别人的喧扰只远远地从旁走过。——如果从这收视反听，从这向自己世界的深处产生出“诗”来，你一定不会再想问别人，这不是好诗。你也不会再尝试让杂志去注意这些作品：因为你将在作品里看到你亲爱的天然产物，你生活的断片与声音。一件艺术品是好的，只要它是从“必要”里产生的。在它这样的根源里就含有对它的评判：别无他途。所以，尊敬的先生，除此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劝告：走向内心，探索你生活发源的深处，在它的发源处你将会得到问题的答案，是不是“必须”创造。它怎么说，你怎么接受，不必加以说明。它也许告诉你，你的职责是艺术家。那么你就接受这个命运，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，不要关心从外边来的报酬。因为创造者必须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，在自身和自身所联接的自然界里得到一切。

但也许经过一番向自己、向寂寞的探索之后，你就断念做一个诗人了（那也够了，感到自己不写也能够生活时，就可以使我们决然不再去尝试）；就是这样，我向你所请求的反思也不是徒然的。无论如何，你的生活

将从此寻得自己的道路，并且那该是良好、丰富、广阔的道路，我所愿望于你的比我能说出的多得多。

我还应该向你说什么呢？我觉得一切都本其自然；归结我也只是这样劝你，静静地严肃地从你的发展中成长起来；没有比向外看和从外面等待回答会更严重地伤害你的发展了，你要知道，你的问题也许只是你最深的情感在你最微妙的时刻所能回答的。

我很高兴，在你的信里见到了荷拉捷克教授的名字；我对于这位亲切的学者怀有很大的敬意和多年不变感激。请你替我向他致意；他至今还记得我，我实在引为荣幸。

你盛意寄给我的诗，现奉还。我再一次感谢你对我信赖的博大与忠诚；我本来是个陌生人，不能有所帮助，但我要通过这封本着良知写的忠实的回信报答你的信赖于万一。

以一切的忠诚与关怀：

莱内·马利亚·里尔克

第二封信

皮萨危阿雷觉^①（意大利），一九〇三年四月五日

请你原谅我，亲爱的、尊敬的先生，我直到今天才感谢地想到你二月二十四日的来信：这段时间我很苦恼，不是病，但是是一种流行性感冒类的衰弱困扰我做什么事都没有力气。最后，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变更，我才来到这曾经疗养过我一次的南方的海滨。但是我还未康复，写作还困难，你只得接受这封短信代替我更多的心意。

你自然必须知道，你的每封信都永远使我欢喜，可是你要宽恕我的回答，它也许对你没有什么帮助；因为在根本处，也正是在那最深奥、最重要的事物上我们是

^① Viareggio, Pisa（今译比萨）的一个地方。